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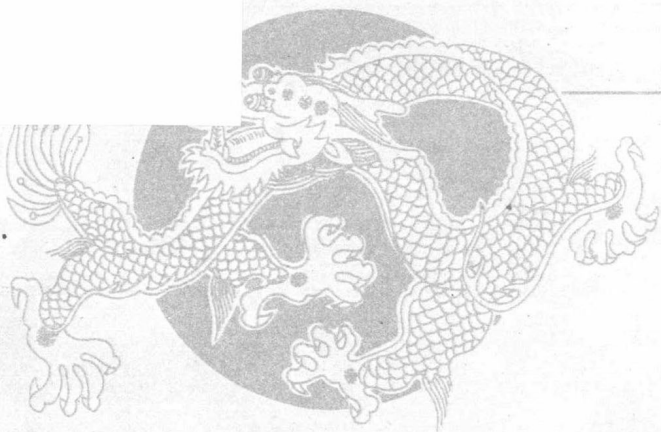
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

情天剑痕

「台湾」古龙著

黄山书社





古龙情俠系列武侠小说

情天剑痕

下

第七章 更番生死险 两代恩仇缘

不一会，两人已先后来到了碧潭附近，地痴上人身形拔起，斜斜一转，便已知同怪鸟也似，落到了赭石之上。

他到了赭石之上，才回过头来，道：“你就在潭中，将身上血污洗净，再进屋来见我！”

龚明答应了一声，跃入潭中，只觉得潭水奇寒无比，他在潭中将身上血污洗净，身上的鞭痕，也大都凝结，才攀上了赭石。赭石之上，本来有着三间屋，在地痴上人脱困之际，正中那间，已为之毁去。

龚明来到了左首那间门前，已听得地痴上人在内叫道：“进来！”

龚明一推门，走了进去，地痴上人向放在一张石椅上的一套衣服一指，道：“你先穿好了衣服再说！”

龚明取起衣服一看，那衣服乃是地痴上人的，心想他为什么要把这些衣服给自己穿呢，自己的身体比他大得多呀，地痴上人，身高不满五尺，自然不会合穿，所幸衣服

甚是宽大，勉强穿了，手臂小腿，倒有大半裸露在外，地痴上人又道：“你且坐下来再说！”

龚明略为疑迟了一下，便在地痴上人的对面，徐徐坐了下来。

他心知自己此际，武功虽已精进，但如果和地痴上人作对，仍是丝毫得不了便宜，因此，他不得不依照地痴上人的话去做。

地痴上人当他坐下之后，手腕一翻，“拍”地一声，将那两片半圆形的竹片，放在了石桌之上，道：“这两片东西，你是那里来的？”

那两片东西，龚明一直未曾十分重视过，他虽然一直将之带在怀中，但是却也从来未曾去注意过它们，现在一经地痴上人问起，他眼前才又浮起，大厅之中，连心三尸，将父亲害死之际的情景来，他胸口不禁热血沸腾，好一会，才道：“那是一个人给我的。”

地痴上人立即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龚明道：“我也不知他是什么人。”

地痴上人忙又问道：“他是什么模样的？”

龚明道：“他——你也见过他的，就是刚才，曾在碧潭附近，和你动手的那老者！”

地痴上人突然“嘿”地一笑，道：“我也早已料到是这老不死了！”

龚明趁机问道：“上人可知他是谁？”

地痴上人双目转动，目射异光，道：“当然知道！”他才讲了一句话，便突然停了下来，语锋一转，道：“他如何给你这东西的，你且与我详细叙述一遍！”

龚明吸了一口气，便将当日在神龙堡中，所发生的事，讲了一遍。他只讲到自己武功全失为止，至于后来，遇上了白梅，蔡云花两人一节，他却并未曾提起。

地痴上人听了，想了一会，道：“你父亲的血仇，绝无问题，如今，你已是我门下，什么仇不能报？”

龚明一听得地痴上人此语，不由得猛地一怔，刹时之间，惊喜交集！

他喜的是，若能参拜在地痴上人的门下，以地痴上人的声望之盛，武功之高，的确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，他惊的则是地痴上人，脾气如此乖戾，自己拜在他的门下之后，只怕未必是福！

一时之间，他呆住了作声不得，地痴上人缓缓地道：“你不愿意么？”

龚明竭力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若蒙上人的收录，自然是稀世难遇之事，但只怕我资质不佳，有负上人厚望！”

地痴上人一笑，道：“我本来早就看出你根骨极好，是以才收你作我小厮，如今，你服下了八枚千年蜈蚣的内丹之后，更是功力精进，我收你为徒，绝不致丢脸，你如何还要推宕？”

龚明心中，只是隐隐觉得事情似乎没有那么简单，他

心里想着，地痴上人收自己为徒，不见得只是因为他资质过人，而一定另有原因。

但龚明心中的这种感觉，却也是十分模糊，连他自己，也说不了所以然来！

石屋之中，静了片刻，龚明才道：“那自然是愿意的！”

地痴上人道：“那你再不行拜师之礼，更待何时？”

龚明的心中，更觉得这件事情，滑稽之极。照理说，地痴上人，乃是正邪各派之外，三大高手之一，在武林中声望，何等崇高，而龚明能拜他为师的话，也是一生中的一件大事。

但是那时候，龚明却只觉得十分滑稽，说不出的滑稽！他甚至想笑了出来，但是他终于未会出声，只是答应一声，便向地痴上人，拜了下去。

地痴上人端坐不动，受了他三拜，才道：“起来！”

龚明已改了称呼，但是他仍然觉得十分不自然，道：“多谢师父收录。”

地痴上人微微一笑，道“我被困在赭石之上，近二十年，如今业已脱困，当然要有所作为，你和我在一起，也可以开开眼界，但是你要切记得，你自己父仇一事，不妨慢一步！”

龚明心中虽不愿，但是在眼前的情形之下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只得答应了一声，地痴上人又向那两片半圆形的竹片，望了一眼，道：“你将它收了起来吧！”

龚明连忙道：“师父，那两片竹片，究竟是什么来历？”

地痴上人闻言，面色微微一变，道：“你自会知道，如今何必多问？”

龚明又道：“师父，刚才你说，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正在找我，而我足迹不出神龙堡，从未在江湖上走过，却是何故？”

地痴上人望着龚明，面上现出了一个极为诡异的怪笑，道：“如今还不是到说穿的时候，过上些时，你也自然可以知道了！”

龚明的满腹狐疑，竟然一点也没有得到解答，只见地痴上人，已站了起来，向外走去，龚明跟在后面，两人跃过了碧潭，地痴上人，突然又转过身来，身形一矮，双掌向碧潭之中，带起“轰”“轰”两声，疾推而出！刹时之间，只见平静的潭水，起了两个大漩涡，而当地痴上人手臂再提起来之际，两股水柱，已随之而生！

那两股水柱，足有两尺来粗，带起惊天动地的声响，向上冒起了三丈来高，才化为无数水滴，宛若一场骤雨也似，落了下来！

地痴上人则“哈哈”大笑，怪叫道：“老大，我已脱困了！”

他语言之中，充满了得意之极的意味，身形疾晃间，已向外掠去，龚明见地痴上人两掌，竟具有这等威力，心中骇然，跟在后面，向括苍山外驰去，不到一个时辰，已

经出了括苍山。

其时，天色已接近黄昏，夕阳如火，斜斜地挂在西天，龚明跟着地痴上人，来到了官道之上，只见两骑骏马，自远而近，驰了过来，离两人只有三五丈远近时候，地痴上人一声长啸，身形已凌空拔起！

龚明一见地痴上人，身形突然凌空拔起，便已经知道马上的那两人要糟，可是，尚未及待他出声警告间，地痴上人身形向一下沉，一手一个，已将马上两个劲装大汉，一齐抓了下来，向外抛去！那两个劲装大汉，尚未落地，他已骑上了一匹骏马，向龚明一招手，道：“明儿过来！”

龚明吸了一口气，足尖一点，跃了过去，只见那两个大汉，直挺挺地跌了下来，已是出气多，入气少，眼看性命难保了！

龚明望着那两个大汉，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，要知七指神龙龚耀武，为人正气浩然，训子教徒，更是极为严厉，滥杀无辜，本是武林中的大忌，可是龚明此际，眼看地痴上人，连那两个大汉的姓名都不问上一问，便自出手将两人摔死，照地痴上人这种行径来说，行侠仗义之士若是遇上了，照例要出手除强扶弱，但，如今地痴上人，却是龚明的师父。

龚明在马旁呆了半晌，地痴上人已不耐烦道：“还不快上马，看什么？”

龚明仰起头来，望着马背上的地痴上人，道：“师父，

这两人是什么人，你可知道？”

地痴上人“哼”地一声冷笑，道：“理他们是什么人，顺我者生，逆我者死！”龚明心中更是大不以为然，可是他却知道再说下去，也是无用，心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师父，我们夺他们的马匹，眼看他们两人的性命，一定难保了，何不等到他们断了气，将他们葬了，也免得他们两人，曝尸荒野之中……”

地痴上人面色陡地一沉，喝道：“少废话，象你这样婆婆妈妈的，如何能在武林之中，有一席之地？”龚明心知道是自己和地痴上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，而且还是小冲突，而以后，照地痴上人的行径来看，自己和他之间，不知道还可能发生一些什么剧烈的冲突，第一次，绝不能相让！

他想了一想，又说道：“师父，你若是急于赶路，可无策马前行，你在前面等我，我自会赶上来的！”龚明此言一出，地痴上人的面色，突然之间，变得难看到了极点！

只见他鸟爪也似的右手，已扬了起来，龚明的心中，也在怦怦乱跳，不知道地痴上人将要怎样地对付自己，他虽然仍是昂然而立，但是心中却实十分害怕，如果地痴上人再厉声呼喝他上马的话，他当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勇气和他对抗下去！

但是，地痴上人之手才扬到一半，却出乎龚明意料之外地垂了下来，冷冷地道：“你若是赶不上我，可到杭州来见我！”

龚明松了一口气，连忙答应着道：“是！”同时，他心中也不禁大是奇怪，因为看地痴上人的情形，分明已经暴怒，却不知为何忽然之间，又会答应自己？龚明一面想，一面便向那两个大汉走去。

龚明才一向前走出，地痴上人抖动缰绳，已骑着马向前疾驰而去！

龚明来到了那两个大汉的身边，只见那两个大汉，貌相生得十分英武，虽然此际，面色苍白，豆大的汗珠，点点而下，但是却仍然掩盖不了他们眉宇之间的那股剽悍之气。

龚明向两人望了一眼，叹了一口气，那两个挣扎了一下，象是想站了起来，但是只略动了一动，面色更是泛上了一层死灰！

只听得他们大声喘了几口气，年纪轻轻的那个，突然鲜血狂喷，身子一挺间，已经死去！

龚明转过身子去，不忍再看，只听得那年纪较长的一个，以极其微弱的声音叫道：“小哥……令师……是……谁？”

龚明转过身来，痛苦地道：“朋友，你问他作么？”那大汉道：“我……要报……仇……”

龚明叹了口气，道：“朋友，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没地连累你的友好，我师父是地痴上人！”那大汉听了，身子猛地震一震，叹道：“你说得对，我……命该绝……了！”

龚明道：“朋友你放心，我会好好掩埋你们的。”那大汉又喘了几口气，道：“小哥，你……良心很好，我……告诉你一件……武林中的…大秘密。”

龚明听了，不由得一呆，只见那大汉吃力地提起手来，道：“你……附耳过来……快……”龚明听他的声音已越来越低，连忙俯下身去，那大汉抓住龚明的肩头，道：“神龙堡……”他只讲了三个字，已气喘不已，龚明听他一开口便提起神龙堡，心中更是吃惊不小，忙道：“神龙堡怎样，朋友快说啊！”那大汉又断断续续地道：“神龙堡……少堡……主和整个……武……林……命运……有……关……”龚明听到此处，更是莫名其妙，心想那大汉是为了感谢自己，所以才要他将所知道的武林中最大的秘密讲给自己听，而且他又不知自己的身份，当然不会是胡言乱语。可是，自己怎会和整个武林命运有关呢？他越想越奇，忙又说道：“朋友快说。”那人嘴唇掀动，象是要说什么似的，可是力不从心，只是欣动一阵，也就停止下来，龚明连忙将耳朵紧贴着他的口，希望在最后的时间，得到武林秘密，但是却一点声音也听不到！

等到龚明再抬起头来时，那大汉双眼，死光隐泛，早已死去！龚明呆了半晌，将那大汉的身子放平，却又听得，“当”地一声响。

龚明连忙将那大汉的身子翻过来一看，只见那“当”地一声，乃是那大汉系在腰际的一只径可尺许，发着蓝殷

殷光芒，边缘极为锋锐的金刚圈，和地面相碰，所发出来的。龚明忙将那只金刚圈摘了下来，只见上铸着“东川陈天兴”五字。

龚明一见那五字，便呆了一呆，连忙又将那年纪较轻的一个大汉腰间的厚背薄刃锯齿刀，解了下来一看，果然，刀柄上也刻着“东川陈天敢”五字！这两个人的名字，龚明全听得人讲起过，两兄弟在东川，极负盛名，人称“东川双侠”，看他们不远万里，从四川到浙江来，当然是向神龙堡去的，但却在半路上，便死于地痴上人之手！

龚明叹息了一会，在路边挖了两个墓穴，将两人葬了，掩好了土。



他站在两人的墓前，心中思潮起伏，千头万绪，不知从何想起才好。当然，他首先想到的，便是陈天兴临死之际，那未曾讲完的那番话。

那一番话，和地痴上人曾经说过，“武林中不知有多少人在找你”一句话，当然有着连带关系，可知陈天兴口中的“武林大秘密”，知道的人，并不在少数。但是这秘密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？

为什么自己会和整个武林的命运大有关系呢？

龚明想了好一会，心想在知道那些秘密的人中，自己的师父，地痴上人，当然也在其内的，若是追上了他，无

论如何，要向之问个明白！

他不再留连，跃上了马背，便向前疾驰而出，可是一直到天色渐渐黑了下来，他仍然未曾追上地痴上人，龚明心中急于想向地痴上人询问有关自身的秘密，经过了一个镇市，也不投宿，向人问明了去杭州的路途，连夜向前赶路。

龚明胯下骏马，连驰了半夜，已汗出如浆，龚明只得松了缰绳，放慢了坐骑，不一会，马儿已徐徐地进入了一座林子。

那林子全是耸天也似的龙柏，生长得极是整齐，一望而知是人工栽种，绝不是天然生长的。

龚明向侧一看间，只见那林子的左侧，敢情是好大的一个墓地，放眼望去，一座一座的石坟，少说也有三二十座，石翁仲更是不计其数，在月光下看来，石墓泛着灰渗渗的光芒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龚明正想快些通过这块墓地时，蓦地似乎听得一阵呻吟之声，自墓地中传了出来！

那一片墓地，就算是胆子再大的人，在万籁俱寂的午夜时分经过，都会有点害怕，而那种呻吟之声，传了过来，便增加了几分凄厉的气氛，令人毛骨悚然，龚明一怔之下，心想莫不是有鬼？双腿一挟，正待疾驰出去时，忽然听得那呻吟声又响了起来，在呻吟声中，似乎还有人的讲话之声。

龚明定了定神，仔细听去，只听得一人在低声求援，道“过路朋友……请助……助在下一臂之力……”龚明心中暗忖，鬼神之说，究属虚妄，听那人的口气，分明也是武林中人，负伤在墓地中，自己怎能见死不救？他一想及此，便连忙跃下马来，扬声道：“朋友你在何处，快请出声！”

黑夜之中，本是静寂无比，他大声一叫，声音可以传出老远。可是说也奇怪，本来，那人的求救声，呻吟声，都还可以听得十分清楚，在他一问之后，此际墓地之中，竟然寂然无声！

龚明心中，更是奇怪之极，心想刚才那人，虽然受伤，但是却绝不致于一下便死，何以片刻间，竟然一点声音也没有了？

他略想了一想，便制了日间在镇市中所买的一柄长剑在手，向前接连几个起伏，掠了出去，片刻间，便已置身在墓地之中，迅速地转了一转，已经发现，在两座石坟之间，一个黑影，正伏在地上，向前吃力地爬动，看那人的情形，象是想觅一个什么地方，躲了起来一样，龚明连忙赶了过去，一面道：“朋友，我并无恶意，你为何要避开？”

他话一说完，人已已赶到了那黑影面前，只见那人埋首于臂，怪声道：“不必了，你离去吧！”

那人的声音，一听便知道是做作出来的，反倒令龚明想到那人的声音，甚是耳熟，再向那人的衣衫一看间，龚

明已知道为什么自己一出声，那人反倒要避了开去的原因！



原来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骗走了他白玉宝杖的华奇！
龚明不由得气往上冲，一声冷笑，道：“华朋友，你不必躲躲闪闪了！”

华奇全身震了一震，转过身来，月光之下，只见他披头散发，面色苍白，口角隐隐有点血丝在，龚明踏前一步，长剑一抬，剑尖已抵住了他的胸口，华奇面如死灰，颤声道：“龚小侠，你是好男子汉，我如今有伤在身，你能趁人于危么？”

龚明本就无意要取华奇的性命，但是此际听得华奇如此说法，心中更增加几分鄙视之念，喝道：“你骗去了白玉宝杖，现在何处？”

其实，龚明早已知道，那柄白玉宝杖，已落在那个黑衣人的手中，据“老不死”之言，那黑衣人可能和天山七禽门，狄谷公有关，他所以如此发问，乃是要弄明白那黑衣人如何得到白玉宝杖的！

华奇见问，长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若不是这柄白玉宝杖，只怕我也不致于受伤……”他讲到此处，双眼碌碌地一转，道：“令妹呢？”

华奇的心中，早知道只是因为白玉宝杖一事，龚明还容易应付，但如果龚明知道了自己害龚青娥一事的话，只

怕难讨公道。

究其实，龚青娥虽然为他所害，但是连龚青娥本身，也不知道，华奇的担心，自然是做贼心虚！龚明一听得华奇问起龚青娥来，不禁叹了一口气。

华奇一见这等情形，便知道东窗事尚未发，先自放下心。

龚明叹了一口气后，道：“白玉宝杖，究竟在什么人手中？”

华奇道：“我不该一念之贪，骗了白玉宝杖，怎知才走出三十来里，便遇到一个蒙面黑衣人，见了我手中的白玉宝杖，便不由分说，和我动起手来，我不是他的敌手，不但白玉宝杖为他所夺，而且我也当场受了重伤，一路来到此处，实在无法支持了！”

龚明心想这厮虽然行为鄙卑，但他这一番话，却是实话。便问道：“那夺了你白玉宝杖的黑衣人是什么，你可知道！”

华奇摇了摇头，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龚明手一缩，将剑缩了回来，道：“华朋友，我以前只当你是正人君子，但是你却以这样手段来对付我，不但害了你自己，更害苦了我！”

华奇心中暗骂“小王八羔子，不知怎地，竟会恢复了武功”，但是他面上，却装出了诚惶诚恐之色来，说道：“龚小侠，人孰无过，实是那白玉宝杖，太以诱人，是以才

不由自主，作下了这件事，如今，实在是后悔莫及了！”龚明本来，还想再狠狠地骂他几句的，可是他究竟是心地忠厚之人，见华奇满面皆是惊惶之色，又讲得十分诚恳，非但不忍再出口骂他。反倒以为他当真是一时冲动，犯下的过错！

华奇为人，何等精灵，鉴貌辨色，已知自己将龚明说动，忙又道：“龚小侠，你若是准我改过自新，实是恩同再造！”

龚明叹了一口气，还剑入鞘，道：“华朋友，但望你言行一致！”

华奇道：“小弟经历了这一番事，自然不敢再对任何人起丝毫歹意，龚兄，不知你武功何以既然全失，如今，又会完全恢复了，令妹究竟何在？”

龚明听得他一再问起龚青娥，想起当日若不是华奇出手，自己当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更是心软了下来，便将自己的遭遇，草草地讲了一遍。

华奇听得龚明竟已拜了正邪各派之外，三大高手之一的地痴上人为师，一时感觉讶异非常，心中不禁又羡又妒，但是他面上，却不露声色，说道：“龚兄不知能否将小弟，带到附近镇市，容小弟养伤？”

龚明想了一想，暗忖这乃是轻而易举之事，他既已自承过错，自然应该给人以自新之路，便点了点头道：“可以。”